

天主教在哪裡：《信德之門》對我們的啓發

和平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頒布了《信德之門》自動文告之後不久，筆者曾經到過一些教區，特別為教區司鐸們講解信德年的內涵、以及在中國的教會該當慶祝信德年的具體方式。筆者欣喜的發現，根據信理部承接《信德之門》自動文告之後所公布的牧靈指引，中國教會至少有不少二十個教區的主教，針對本區天主子民發表了牧函，以更加具體的方式邀請天主子民善度信德年，這在中國教會最近四十年的發展情形當中實屬罕見。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核心思想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的周三公開接見活動所做的講話中，闡釋了聖詠第二十二篇，在這篇講話結束之後，不少的神學家認為，這是拉辛格多年神學思想的祈禱性表達。表面看起來，這篇教理講授是在談論祈禱（事實上也是在有關祈禱的系列教理講授中進行的），但往深處看，這篇教理講授是在描述人類社會的現狀，那就是沒有天主。教宗說，聖詠開始的呼喊

是向一位似乎遠離人的天主所發出的，「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爲甚麼捨棄了我？」事實上，這構成了無論是作爲神學家的拉辛格、還是作爲伯多祿繼承人的本篤十六世最爲關切的問題，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最爲緊迫的問題：人類社會處於一種沒天主的境地。爲拉辛格來說，人類社會會真正的問題首先並不是倫理上的相對主義，從根本上來看也不是對真理的漠不關心，而是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那就是人類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找不到天主的蹤影，天主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作爲人內心精神寄托的對象。所以教宗在各種各樣的著述和講話當中，其實都是在反覆的闡明這一點：邀請今天的教會和人類社會重新讓天主成爲天主。

在就任教宗之後，本篤十六世面對了很多來自教會內和教會之外的挑戰：包括神職人員的性醜聞，包括自己身邊的隨從的泄密事件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似乎構成了一個挑戰，那就是說，

只有人，而沒有天主了。也正因爲如此，教宗以其獨到的先知性的話語，在各種場合當中告訴世界和教會：在今天的世界當中，讓天主成爲天主是可能的，即使在各種各樣的困境當中，需要繼續讓天主做時間和歷史的主人。

所以，在前面提到的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的講話中，教宗鼓勵信友在痛苦中繼續保持對天主的忠信和望德，因爲「以色列在其歷史中常常經驗到上主的慈悲」，雖然「天主的沉默吞噬祈禱者的心靈」；但這種在痛苦中的祈禱並非絕望的呼喊，而是滿懷希望的向天主祈禱。因爲復活的主是我們的希望，「這是信德的勝利，能夠將死亡轉變爲生活的恩惠，能夠將痛苦的深淵轉變爲希望的泉源」。一個月之後，《信德之門》宗座文告正式公布。

當今世界局勢分析

教宗在《信德之門》宗座文告中說：「今天經

常出現的，也是基督徒非常擔心的情形，無非就是自己的職務對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後果，同時，則繼續認為信仰是共同生活的明顯前提。事實上，這個前提不僅並非如此清晰的出現，甚至經常會被否認拒絕，而在過去，能夠發現統一的文化氛圍，普遍接受有關信仰的內容，以及由此而來的價值觀，而在當今社會的諸多領域中並非如此，這是由於深刻的信仰危機影響到了很多人。」

（《信德之門》，2）在當今的社會真正可怕的是，在社會生活的角落當中找不到天主的蹤。當然我們不否認，經濟、文明和社會的進步有其積極的一面，可是，所有這一切的進步和發展，誠如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所指出來的，如果不伴隨人的精神層面的進步和發展的話，不能夠談到是一個整合的進步和發展。

當今人類所面臨的真正問題：那就是說，二十一世紀的人類，需要重新找回信仰的美好，需要重新發現人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在人生生命中的價

值和意義，誠如上個世紀教會最著名的神學家拉內（Rahner）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或者是默觀的基督徒，或者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在當今的社會中需要生活一種具體而真實的和天主的關係。

中國社會現況反思

中國文化當中，本來對宗教、對神有很深刻而清楚的認識和體驗，當然，中國文化下對神的認識和體驗不是非常位格化和具體有生命的表達，因為中國的宗教基本上是泛神性質的。不過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當中，在老百姓的普遍意識當中，「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思想還是非常深刻的。中國的宗教性表達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的天主是一位位格化的天主，所以對生活的影響更是一些具體的點，而中國人的宗教觀則更屬於比較廣泛的生命的不同層面。可是，最近六十多年的無神教育，毫無疑問是中國社會五千年發展以來所

面臨的最大的災難，其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最具毀滅性的。一個沒有宗教的社會，沒有辦法爲人的生活指出方向，也沒有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提出生命的指引。由於這種沒有天主的現狀，爲中國社會帶來了很多負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性良知和道德的泯滅：由於提倡「無神」，當人的內心連神都不畏懼的時候，那麼，人的自私和罪惡一面就表現的那麼淋漓盡致，在這一方面，今天的中國社會可以說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邊緣，層出不窮的喪失最起碼良知的案件，在一次次地呼喚人，需要重新發現信仰，重新發現精神的價值，需要重新找回宗教對人的最起碼的約束力，否則這個社會的基本運作根本就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下去了。單純的只靠法制根本無法解決由人的良知喪失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地溝油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反覆輾壓幼童事件、李剛事件，等等，都在告訴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國的

社會需要宗教，需要精神性的信仰。科技在發展，爲了監控人，可以在中國所有的土地上安裝監控設施，但是這個社會首先需要的不是這些科技的措施，而是需要人心的歸化，需要人重新「舉頭」，需要發現「神明」，需要在人的內心當中安裝監控設施。事實上，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再先進的科技發展都沒有辦法讓中華民族找到生命的方向，更罔談民族的復興。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已經有這方面的意識，認爲中國的社會需要重建精神家園，溫家寶有一首著名的詩，《仰望星空》，在這首詩當中，作者邀請國人重新發現真理、正義和美善的力量，一個不知道仰望星空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從與很多中國政府官員接觸的經驗來看，中國的社會已經普遍意識到離開了道德建設，中國的社會只能走向自我滅亡。而宗教作爲人心最高的追求，實在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根本內容，是道德的基本基礎，沒有宗教的道德建設無法讓人找尋到遵守道德規範的最後理

由。基督宗教可以告訴中國社會，仰望星空並不是單純的去看一些倫理和道德價值，而是去更深刻的發現在這些倫理和道德價值背後的永恆的存有，而這一位永恆的存有是那麼具體，是有位格的一位，那就是天主自己。並且，這一位天主更具體的成了人，所以基督信仰願意腳踏實地的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務。

2·政治生活的紊亂：由於上面所提到的人性道德的淪喪，已經滲透到中國的政治領域，極其嚴重的政界和尤其是軍界貪污腐敗已經成了中國政治的毒瘤。在執政理念當中，已經很少能夠看到「為人民服務」思想的體現，絕大多數的官員將從政當作獲取金錢和利益的渠道，根本不顧老百姓的死活。黨內的政治鬥爭也似乎不再僅僅是路線上的分歧，更多的是幾個家族之間經濟利益的爭奪。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如果願意達到「天下大同」的理念，如果願意實現民族的復興，需要重新找回人的根本所在，需要重新發現「仰

望星空」的重要性，更需要重新找回人的宗教性。可能在短期之內，中國社會還不容易大面積的接受基督宗教，但是從最近幾年傳統佛教和道教的興起，不難發現，為了達到政治真正的目的，中國的高層在思考中國社會到底需要甚麼樣的宗教信仰。「以人為本」的基礎是「以神為本」。

3·經濟和文化發展：中國的經濟在最近十五年之內出現了飛速增長，正在逐漸進入國際舞台，但伴隨著經濟本身的增長，人的素質和道德修養需要同步提高，如果沒有後者，前者所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的貪欲，巨額貪腐為國家經濟所帶來的損失已經非常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經濟發展需要一個自由的市場空間，如今以國企為依托的很多私家利益的不均衡發展，為特權階層提供了攫取更大利益的溫床。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有統一的規劃，完全任由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經濟當然也不符合經濟本身的目标，經濟發展需要顧及到人的精神層面，應該為人提供更好的空間，使

人真正尋求人的終極目標，尋求內心的渴望和信仰。經濟界尤其本有的運作規律，但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前提條件是人，以犧牲人的利益，甚至是人的健康，以及破壞生態，我們的社會正在嘗到其中所帶來的苦果。在這一方面，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受到了教會社會訓導的指引和批判，可能為今天的中國社會，重讀從良十三世所開始的教會社會訓導會幫助今天的中國社會找尋到發展的前景和出路。教會社會訓導既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也沒有站在資本主義的一邊，而是根據福音的精神為經濟的發展指出了方向。

文化的發展需要自由的氛圍，在這一方面，中國的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文化本身是人對於真善美的尋求，所以必然要求整個社會氛圍和政治氣候對言論和藝術創作保持開放。當下的中國社會很難談到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因為政治高壓所帶來的思想禁錮首先需要突破，之後，在自由的空間和氛圍中才能夠談到文學和藝術創作，

繼而逐步走向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繁榮。天主教會願意在中國的文化建設方面提供其獨有的價值，尤其是在世界走向更多交流和溝通和「全球化」時代，教會可以搭起東方和西方文化交流和溝通的橋樑，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教會在這方面一直有所作為。而從教會福傳的角度來看，中國教會的福傳需要從這一方面著手，利瑪竇為中國教會所開啓的道路在今天繼續有效，中國教會需要深刻鑽研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內容，將之與基督信仰相互融合，福音本地化是今天的中國教會所要思考的話題。

問中國教會：天主教在哪裡？

中國社會這種無神的氛圍，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也不僅僅是一種主義。這種無神的氛圍不僅對中國的社會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事實上，從更深刻的角度來看，中國教會當中不少的成員也受到了「沒有天主」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得不向

中國的主教、司鐸、修女和平信徒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天主在哪裡？

1，往深處看：中國教會真正的問題，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天主子民，包括主教、司鐸和度奉獻生活者和平信徒，從他們的生活和行為當中根本看不到天主自己，可以稱之為「無神論的天主教徒」，這個說法雖然看起來是個悖論，但反觀中國教會的現狀，其中所出現的問題，相當一部分，並不是單純個人罪惡的問題（這在每個時代都有），而是更為深刻的問題，那就是他們內心的深處根本就沒有對天主的信仰。看中國教會的歷史，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教會神職的素質跌到了最低谷。也就是說，從八十年左右開始所祝聖的神職人員從綜合素質方面來看，在中國教會幾百年的發展歷史當中，是最為低下的。相當一部分神職人員只是把主教或者司鐸的職務當作了獲取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工具。這樣的反見証是天主教徒自己在告訴世界沒有天主。官方團

體當中其中一部分神職人員所有的根本問題是：主教和司鐸不再是基督的牧人，而是成了政府宗教工作的官員，在這一方面，政治和宗教永遠不應該混為一談，應該使宗教回歸其本有的純潔性。而非官方團體的問題同樣令人震驚：言行不一的神職人員實在不少；我們該祈求莊稼的主人派遣真正的工人來收割莊稼，中國教會神職人員的素質亟待提高。需要真正讓天主成為天主。無論是針對官方團體還是非官方團體，我們都在問：天主在哪裡？信德年，首先需要提升的中國教會全體天主子民，尤其是神職人員和度奉獻生活者的素質。

2，在中國教會，另外一部分人，雖然也有一定的信仰，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也能夠發現天主的作為。但是，大部分的時候，天主在他們的具體生命當中卻隱藏起來了，在具體的牧靈和福傳工作當中，多少神父做牧靈工作，只是爲了把教友吸引到自己身邊，而不是把基督信徒帶領到

基督面前。教宗說：「我們不能夠讓鹽失去鹹味，也不能把燈藏起來。」（《信德之門》，3）藉著梵二會議召開五十周年以及《天主教教理》公布二十周年，教宗願意今天的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一起發現信仰本身的「力量與美好」。（《信德之門》，4）中國教會真正的前途與命運並不掌握在中國執政者的手中，中國教會真正的希望也不在於中梵是否建立外交關係，以及其他外在的因素，外因會對教會團體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我們自身的素質。為中國教會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夠深刻的與這一位生活的天主相遇，在這樣的境遇當中繼續活出信仰本身的價值，繼續讓天主成爲天主。

我們滿懷欣喜和感恩的發現，今天在中國的教會如同在其他任何歷史時期一樣，是天主聖神自己在引領著這個小小的團體，最近六十年來那麼多的殉道者爲信仰作出了最高的見證，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這是中國教會真正的財富，

「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種子」，過去五十年來中國教會的殉道者應該激勵後來的我們繼續生活出天主的存在和臨在。而同時，在很多信友團體、尤其是淳樸的鄉間信友團體所生活出來的真實的信仰氛圍也讓我們感恩的發現，中國的基督徒有能力在「世界的迫害與天主的安慰」中繼續活出一份真實的基督徒生命。

結語

經歷了六十多年的信仰真空之後，普遍來講，今天的中國社會整體需要有一份真正來自內心的信仰，人的宗教性和精神性追求永遠不可以被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所替代。爲今天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來講，擺在我們面前的真正任務首先在於不斷的充實自我，更在於走向今天中國的阿肋約帕哥，將一位生活而真實的天主帶給那些需要福音、需要信仰的人。

□